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

鹽邑志林第三十二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麟
劉祖鐘
訂閱

甥孫彭期生重較

經國門

肇基
輿圖

靖難
形勝

交趾
漕運

北征
鹽法

保泰

肇基

太祖實錄三修

建文君即位

元年
正月

初修王景充

總裁靖難後再修總裁解縉縉得罪後三修總裁

楊士奇

西楊
文貞

初修再修時士奇亦秉筆

乙未正月

孝陵至和陽郭元帥暴卒四月開平

王常遇始來謁 孝陵遂不受小明王韓林兒偽

命渡江克太平稱大元帥七月攻集慶八月又攻

集慶九月又攻集慶皆不克明年二月破元兵於

采石三月始克集慶集慶今南京也

丁未以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鄂國公常遇

春為副將軍帥師北定中原二年洪武秋遇春卒

三年春以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左右副

將軍鄧愈湯和左右副將軍北伐六年癸丑五將

軍統兵備山西北平諸塞當時蓋有副將軍又有

副副將軍後遣征南諸將以叅將代副副將軍

國初偽漢陳友諒為勅敵偽吳張士誠次之吳能

西擾建業我則不敢越鄱陽而取武昌矣是時以

長興侯耿炳文守長興江陰侯吳良守江陰長興

守則陸騎不能出徽歙所以斷平江蘇州之掌股江

陰守則舟師不敢窺通泰所以扼平江之襟喉吳

不我擾而陳氏滅張氏繼之矣

明氏玉據蜀東阻瞿塘北恃金牛自謂我師不能

克洪武四年春湯中山和為水帥率廖永忠輩以

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傳穎川友德為陸帥率顧時輩

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瞿塘果堅守中山不能進

而潁川已直擣階文破綿漢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者也潁川既圍成中山方有重慶捷之

平蜀之功經西番破階文二州者潁川侯傳也由

瞿塘破水陸二寨者德慶侯廖也二州破則北失

漢水之險二寨破則東失江水之險故聖祖平

西蜀之序云為傳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

而中山侯湯不與焉

孝陵平漢封漢主陳理為歸德侯友諒父普才為

承恩侯兄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贈南

康王又封蜀主明昇歸義侯洪武五年遣元

使延安答理送理昇於高麗普才徙滁納哈出者

木華黎裔孫也既降遣歸數侵遼東宋國公馮兵

出塞降之封海西侯卒葬南京其子察罕改封瀋

陽侯坐黨死

元皇孫買的禮八刺被擒有故符寶郎以歷代靈

章四十餘顆降孝陵以其不忠高之山東降將

百餘人貌皆魁梧李丞相善奏欲用之孝陵疑

其結黨皆殺之

靖難

建文時改官制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

各一人位侍郎上諸司去清吏字改戶部爲民度
支金帛倉庾四司刑部爲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
司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
一人又改都察院爲御史府設御史大夫正二品
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
爲拾遺補缺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
政少卿叅議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各一
人復大理寺改爲司又改卿爲大理卿左右寺正
都評事寺副副都評事司務都典簿太常寺改卿
爲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天壇祠祭署爲南郊

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
爲新豐祠祭署 孝陵置鍾山祠祭署及司圃所
增神樂觀知觀一人光祿寺改卿爲光祿卿少卿
寺丞如太常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
事二人太僕寺改卿爲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
設驕驥十五羣遂生三羣分隸二署詹事府增少
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
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
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爲堂上官增司業一
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鴻臚寺改卿

爲鴻臚卿少卿寺丞如光祿而并行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學士承旨一人學士一人設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而以方孝孺爲文學博士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待設無定員文淵閣設典籍一人六科罷左右給事中改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啓忠等齋各

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品一級改提刑按察司爲十三道肅政按察司廣東鹽課司爲廣東都轉運鹽使司罷北平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及江北學校貢士革五府左右斷事官五軍斷事司增親王官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祀正良醫正典寶正並去正字審理副等改爲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典饌典

藥五署典印典祠典禮典饌典藥各一人典儀二人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件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靖難後復洪武舊制惟存大理寺不設斷事官及斷事司正統中復設京衛武學

南京承天門建文二年庚辰秋災復建改名臯門因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大明門爲路門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先是又於乾清坤寧二宮間建省躬殿

洪武三十一年

戊寅

六月武官選簿齊泰由兵部左

侍郎進尚書至建文元年己卯十一月二十三日附選齊公己不僉名十二月初七日選則茹瑺爲尚書并公姓亦不載矣豈北平事急公有軍旅之役耶近見新官供詞徃徃有云鄭村塢殺敗齊尚書軍馬者豈公時輟部事理戎務耶或謂公倡晁錯之議及北平兵起復偃然居守令庸懦如李景隆者爲元帥卒以誤國豈公固未嘗居守耶據選簿如此附之備考

正統初 建文帝出滇南至廣西一日呼寺僧謂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

面跌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儼備爲
我也衆聞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
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提學鄞黃潤玉嘗見之言其狀貌魁梧聲如洪鐘
云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
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
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
吞聲哭未休或曰帝頂顱偏頗 高皇知其必不
終嘗匣髡緇之具誠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
遂爲僧去

靖難兵至金川門開僧溥洽爲建文君削髮

又曰帝性穎敏

能爲詩 高皇帝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甲抓破碧
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曰必免於難又嘗
賦金陵詩曰是日乘輿看晚晴葱葱佳氣滿金陵
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後至貴州金
竺長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
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
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
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
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曇標南來瘴嶺千層迥
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

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

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 懿文太

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為自速死

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 敬皇明聖詔勿罪

放恭還鄉

彭惠安公韶哀江南詞叙述建文死義之臣至方

遜志考乃云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

生無乃非直筆蓋指西楊十奇輩修實錄書方再

三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御劄

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

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

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 仁宗撰 長陵神功

聖德碑文稱 建文君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

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

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

者為忠臣云

靖難之歲十一月副都御史陳瑛言 皇上順天

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然車駕初至

京師有不順天而效死建文者如禮部侍中黃觀
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修撰王叔英衡府紀善周是
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知縣顧伯瑋等計其存心
與叛逆同宜從追戮 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
過數輩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黃福
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
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

靖難兵未起時中朝已有備江陰侯吳高兵十萬
屯遼東都督宋忠兵十萬屯懷來都督徐凱兵十
萬屯河間而張昺謝貴在北平城中長興侯耿炳

文又統兵三十萬至真定何以兵起竟敗塗地瓦
解謂非天命歟

成祖靖難用兵出入四年所破郡縣皆不設官守
諸郡縣亦不肯歸附旋破旋守惟得北平保定二
府

成祖起自北藩征誅而得天下壬午年即位後一
百二十年 今皇帝起自南藩揖讓而有天下壬
午年改元

交趾

永樂五年

丁亥

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

軍總兵官西平侯沐晟新成侯張輔左右輔將軍
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左右叅將大將軍率右
副將軍右叅將及清遠伯陳友統神機將軍程寬
朱貴等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
魯麟王玉商鵬等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
等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劄出等二十五將
軍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兵出廣西憑祥左
副將軍左叅將統都指揮陳睿盧旺等以巴蜀建
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叅贊戎務
行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轉餉征交趾

永樂五年

丁亥五月

平交趾露布臣總兵官新城侯張

輔等謹以所獲交賊僞大虞國上皇黎季犛僞大
虞國主黎蒼賊男僞推誠守正翊贊弘化功臣雲
屯鎮兼歸化等鎮嘉興等鎮諸軍事節度大使洮
江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雲屯歸化嘉興等鎮
諸軍事領東路天長府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
同三司入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金魚袋
上柱國衛國大王黎澄僞太原鎮兼天開鎮驃騎
上將軍梁國王黎激僞新安鎮驃騎大將軍新興
郡王黎汪賊孫僞太子黎芮僞郡嗣王黎滷僞郡

亞王黎范幼孫五郎賊第偽臨安鎮兼太安海鎮
 驃騎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相國平章事
 賜金魚袋上柱國唐林郡王黎季胤賊姪偽望江
 鎮輔國大將軍入內判中都督河陽郡亞公黎原
 督偽領龍興路統府平陸縣上侯黎子縉賊姪孫
 偽御輦一局正掌鄉侯黎叔曄偽清亭侯黎伯駿
 偽石塘鄉侯黎廷輝偽永祿廷侯黎廷熿賊將偽
 入內僉聞朝政兼內侍省都知知左班事諒山鎮
 權僉行軍行諒江路同知總管府事賜金魚袋柱
 國東柱國東山鄉偽入內行遣同知尚書左司事

樞密院副使阮彥光偽正奉大夫入內行遣門下
 左諫議大夫同中書公事兼三江路太守新安鎮
 封置使國子學祭酒賜金魚袋護軍黎景琦偽寧
 衛將軍知威衛管左登翊軍賜金團符縣伯段輦
 偽神勁營亭伯陳湯夢偽鈞鈐衛中郎將領龍捷
 軍兼領壯勇營范六材謹差都督僉事柳升橫海
 將軍魯麟神機將軍張勝都指揮僉事俞讓指揮
 同知梁鼎指揮僉事申志檻送京師并其偽造金
 印圖書一十六顆獻之闕下

永樂六年戊子定興張輔今定遠鄧愈二玉上交趾

地圖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乃郡縣其地設都布按三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又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雞陵關為鎮夷關宣宗坐文華殿召問士奇西楊文貞榮東楊文敏交趾勅去未對曰行矣 上曰朕昔聞 皇考言 太祖初定天下安南最先納貢已而黎氏篡奪天討不可赦是時求立陳氏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有後不致勞敝方隅朕對曰此誠帝王盛舉 皇考

笑曰勿泄朕心未嘗忘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一人使供藩職三年一貢如洪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棄 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 皇祖之志士奇榮頓首稱善 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

北征

長陵北征命侍郎師達督餉達以道險車載民疲糧乏乃擇平坦之地均其里路置站堡每夫一人運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來民以不困食亦旋足

永樂八年庚寅二月 成祖征本雅失理丁未發北

京庚戌度居庸關丁巳駐宣府甲子閱武興和三

月甲戌駐鳴鑾戌乙亥大閱四月癸卯次玄石坡

上為銘刻立馬峰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

銘與之悠久壬子次擒胡山刻銘曰瀚海為鐔天

山為鏑一掃胡塵永清沙漠甲寅次廣武鎮賜泉

名清流刻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

彰我武五月丁卯朔營於平漠鎮甲戌次環翠阜

戊寅 上至兀吉兒札虜遁去明日追至幹難河

虜拒戰 上登山布陣麾先鋒逆擊敗虜本雅失

理以七騎渡河遁去壬午駐五原峯丙戌次飲馬

河諭 皇太子遂下詔班師

保泰

洪熙元年乙巳三月十五日詔畧曰若朕一時過於

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

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

必允乃已永為定制

宣德二年丁未三月有進豳風七月圖者 上喜受

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

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以故周之王業歷年

最永

宣德九年罷築西教場先是教場在德勝門外欲移西直門上命都督武興視可否興還奏可但徙民家三十六既而有言其地皆民種麥苗桑棗果樹及古墳墓並須剷夷又白雲觀傍地皆民納稅蔬圃上曰勿病民事遂寢

宣德三年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莫厥居至桀而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

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植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

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
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
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
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主
大戒

宣德九年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
氏刻薄奢侈矯以仁儉平吳後頗事遊宴怠政事
掖庭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
閨闈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右恭儉有餘明
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起明帝明敏有機斷故

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
寄命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晉武
創業不爲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况羌胡鮮卑
雜處內郡不能先幾區處以致國禍方殷戎寇遽
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跡朝政陵夷尚傳數世
由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
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蕩然
掃地豈久安之道

弘治十年八月

上召見內閣徐

溥

劉

健

二文靖

李

東陽謝

遷

二文正於平臺議政事時太監李廣以

燒煉齋醮橫被寵賚閣疏力諫 上嘉納以疏示

廣李武岡知州劉遜為岷府所奏逮遜至今科道

疏救遜下詔獄者六十餘人內閣疏救得釋十一

年五月 上坐平臺召見內閣劉李謝三公議罷

成山伯王鏞遂安伯陳韶寧晉伯劉福總兵越二

日又召見議以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惠安伯

張偉為總兵代鏞王等而以溥顧同英國公張懋

管團營蓋五軍神機三千所謂三大營六提督也

六人中擇二人提督團營皆名總兵官

輿圖

洪武三年庚戌冬儒士魏俊民黃箎劉儼丁鳳鄭恩

先鄭權上大明志命祕書監梓行授俊民等官先

是 上令俊民等類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

始末為書凡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

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

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六年癸丑令州府繪上山川

險易圖十六年癸亥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池地理

山川關津亭堠水陸道路倉庫十七年甲子令朝覲

官上土地人民圖十八年乙丑夏 上覽輿地圖侍

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 上曰地廣則教

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
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
在德豈在地之大小

唐虞時天下分九州又析爲十二州夏九州分爲
五服商謂九有周九州六服秦三十六郡兩漢十
三部西漢之衰也縣邑道侯國一千五百八十七
東漢則一千一百八十矣晉十五道唐十道宋三
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 我朝洪武初都建
康鳳陽爲中都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永樂初
以北平爲北京建康遂爲南京_{五年}又平安南爲交

趾布政司割川湖廣南地爲貴州布政司宣德中
棄交趾今兩直隸十三布政司統府一百五十二
州二百四十縣一千一百三十四百九十三衛二
千五百五十四所宣慰司十二宣撫司十一招討
安撫司十九長官司一百七十七朝鮮安南來朝
者五十六國速溫河等地面五十八奴兒千烏思
藏等都司所領衛所二百三十八

洪武二十七年_{甲戌}寰宇通衢書成書分爲八目東
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
松藩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衛南踰廣東崖州又

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
陝西甘肅爲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
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
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爲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
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
夷之驛不與焉

永樂十六年

戊戌

詔纂天下郡縣志命夏忠靖

原吉楊

文敏

榮

金文靖

初

三公領其事景泰中修寰宇通

志准祝穆方輿勝覽葉文莊公盛曰此趙宋偏安
之物况直爲四六設今欲成盛代一統之書宜有

資軍國益勸戒如地理戶口類不可缺必如永樂
中志書凡例充廣之可也陳芳洲循笑曰此豈迨
黃冊耶天順五年辛巳撰大明一統志

形勝

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
控制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觀
洪武元年詔曰江左開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
圖治廣一視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
方希古懿文太子輓詩曰相宅圖方獻還宮疾
遽侵關中諸父老猶幸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

以東宮薨而中止也

南京城大抵視江流爲曲折以故廣袤不相稱似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內又迫東城且偏坡卑窪 太子太孫宜皆不祿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以故 孝陵高欲徙大梁關中 長陵文竟遷北平

留都諸司無事時似閒有事則叅贊機務守備武臣操江都憲總兵最爲要職不可不擇其人南都水軍勝於陸卒營馬壯於江舟然戰守皆不得地利 孝陵再三欲徙都不果 成祖決遷北平

世之慮也

永樂元年

癸未

二月以北平爲北京設行部行府改

北平府爲順天府從禮部尚書李至剛之請也

北狩永樂七年巳丑也六曹稱行部十五年丁酉

改云行在某部北京之爲京師不復稱行在也蓋

自正統辛酉始也

太祖取南都自太平順流而下 成祖入南都自

儀真逆流而上隋氏平陳兵分兩道上游廬州總

管下流揚州總管 成祖南來以淮安鳳陽各有

重兵間道自泗州渡淮經天長至江上

南京大內近多圯壞以王廷相建言故也今端門樓已毀承天門樓將傾數年之後當大壞宗廟火亦當復建神所棲也不知其神在彼乎在此乎故成王在鎬京而文武王廟豐及洛都皆有之夏言九廟議誣甚

遼東之不隸山東先朝有深意遼山多苦無布山東登萊宜木綿少五谷又海道至遼一日耳故令登萊諸處田賦止從海運運布遼東無水陸舟車之勞遼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販遼貨兩便之後以夾帶私貨故禁止海船遂廢今布運者又不得由遮洋運船海道須經京東出山海關入遼苦勞視登萊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若論地利遼東須直隸京師爲東輔

洪武六年癸丑定府爲三等賦二十萬石上爲上府知府從三品二十萬下中府正四品十萬下下府從四品已乃並爲正四品吳元年定縣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以下中正七品三萬以下下從七品已乃並正七品京縣正六品

宣德五年十二月巡撫浙江侍郎成鈞奏海鹽縣

鹽邑志林 卷之三十一
民言縣並海舊置石嵌土岸延袤二千四百四十
餘丈備海患比因風潮衝激壞者一千一百餘丈
有司雖常修築然舊石爲水所齧皆剝弊無廉隅
暫用累砌終不堅固今議於舊岸內別砌石岸而
存其舊者以爲外障庶可久遠乞如洪武中令嘉
興湖州嚴州紹興等府發夫匠協助爲便 上從
之

漕運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今併欲
興利以故甚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必難得其
濟漕運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陵寢無衝決之患
大名張秋濟寧徐州處處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
南流雖大禹治之恐亦便無長策以故中灤之運
及膠河故道皆不可不早啣之膠河即今所謂南
北新河不出登萊大洋之險直自安東至海倉三
百里耳

嘉靖癸卯

二十二年

王湛泉與齡爲文選郎中起用周

恭肅公以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忌王清勁者倡言
河道無用尚書故事王以問余余曰永樂初開會
通河尚書宋禮實始其事西涯李詩所謂幾度會

通河上過竟無人說宋尚書者是也景泰時河決
張秋尚書石璞治之正德中李燧亦以尚書治河
嘉靖初年江南白茅港之役李充嗣亦尚書也
景泰三年沙灣堤壞遣訓導陳冕修築先是冕以
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冕奏言欲息斯患在
用人工部惡冕請送冕山東巡撫責其成功否械
赴京師既得旨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榜求治
河之畧竟未有言冕嘗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工
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不言
其他利病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冕不足卹而國體

所關甚重乞令冕協同巡撫等官修築便 上從
之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武原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
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
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東經汴城歷睢陽
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
自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
後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
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六年命副
都御史劉東山治之施功未竟伏流潰溢人皆言

黃陵岡塞口不合張秋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爲海運之說者蓋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頓猶有河流淤淺僅二百餘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南滔滔無阻以北淤濶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旣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但旣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旣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

耳是時東山能虛懷博訪推心任下五旬而

竣事

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今遮洋運道也浮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潔達于河會通河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淮安至徐沛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國初海運沿于江海也永樂初中樂之運達于淮泗也浮于江沱潛漢江西湖廣之道也未必盡同大勢若此劍閣雲棧通于秦始皇時故梁州貢道西傾因桓是來浮潛逾沔入渭亂河也其不浮潛沿江從今儀真出淮安者蓋吳城邗溝以通江淮之道禹時未通又須入海遡淮太遠故也浮于積石至于龍

門西河今蘭州北折而東爲河套轉入中國山西之西陝西之東之河道是也然禹時可通貢今皆不可行何也漢儒亦云此不能通舟倪文毅公嘗疏乞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畧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今令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迹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千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儻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倒運某處可以造船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景泰元年五月漕粟十五萬石自丁字沽舟行抵
雄縣分給軍餉

邵文莊公

寶

言運法五變一曰海運二曰海陸兼

運三曰支運四曰兌運五曰改兌恐未然予謂運
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
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
改兌遮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太倉開洋遶出登
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薊州耳轉運雖變爲
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尚存改兌即改支兌者爲
兌運其爲兌運一也非變也今考洪武末及永樂

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太倉由海道達直沽洪
武中航海侯張赫軸轡侯朱壽永樂初平江伯陳
瑄皆督海運及建北京江南糧一仍海運一渡江
由淮入河抵陽武陸運至衛輝沿衛沂潞達通州
永樂五年議者言北京軍餉河運不能給須兼海
運今海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官專
領事不歸一請於太倉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擇文
武大臣中公勤廉幹者充使行移如布政司提調
各衛所海船并出海官軍 文皇令再議九年始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十六萬五

千人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漕舟十年禮言海船造辦太迫請造淺船五百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諸郡糧百萬石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瑄等始議轉運蘇州等府并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交收浙江并直隸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至通州名爲支運一年四轉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乃罷海運洋船兌三十萬石內六萬入天津倉二十四萬直沽渡海入薊州倉江南巡撫周文襄議裏河民

運多失農月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衛所出通關付繳宣德八年叅將胡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就本司府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兌裏河官軍將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軍

名爲改兌

洪武三十年海運赴遼七十萬石有奇永樂六年六十五萬有奇十二年北京五十萬由衛河通州四十萬由海十六年會通河運四百六十萬有奇宣德八年五百餘萬正統二年四百五十萬景泰二年四百二十三萬七年二百九十二萬天順四年四百三十五萬成化八年以後四百萬石又有江南常蘇松嘉湖白糧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山東河南粟米豆麥又若干石不在四百萬數漕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裏河淺船遮洋海船

十年一造免儀瓜填也江南皆五年一造徃回皆經填也官軍十二萬有奇

席文襄公論漕船利害成化以前病在民成化以後病在軍

漕運有元戎間以卿亞提督整理自河州休菴王

公

竝莊毅

以景泰庚午

元年十一月

總督漕事明年兼巡

撫江北於是或右都御史或左右副僉爲常設之官矣

鹽法

國初召商中鹽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而食自

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與利之臣
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久習以爲常彼時改折
糧料有餘而價亦賤計似所入爲有贏利未爲不
可近來糧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
大率鹽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
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於前而國
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虧費其
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
杜侵尅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
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間曾開納本色

召商不至蓋向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
下而得穀爲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
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
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
復本色非減斗頭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
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

景泰元年減中鹽芻粟先是召商于密雲隆慶中
淮鹽者引米七斗荳五斗草四十束古北口引米
七斗荳三斗草三十五束至是減密雲隆慶米荳
一斗草十束古北口米五斗荳一斗草十束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名九卿相頡頏不得相壓實自 我朝始始于洪武十三年

六部主事列銜御史上永樂中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時尚然其後郎中皆列科道官後不知起自何時都左右給事中列御史上自景泰三年始

洪武辛亥年四禮官崔亮定外官慶賀禮以武臣為

班首壬戌廣東布政司請慶賀班秩 孝陵曰禮

行於藩司班首以品秩叙今都司無實授者惟實

授都指揮使正二品乃得為班首

永樂至正統間諸老臣在政地既久且專忠定義

秉銓忠靖夏原吉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黃福尚書

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胡濙為

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周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

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文經武緯各盡

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

洪武十一年令考績殿最分三等稱職無過為上

賜坐宴有過稱職中宴而不坐有過不職下不預

宴叙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十七年令方面官無

侵郡縣之職

吳元年選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賞綺布道里費

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為令日以養汝廉奉公無
 漁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府州縣官賜
 銀十兩布六疋徵天下賢才為守令厚賜而遣
 洪武三年 上幸後苑見巢鵲卵翼嘆曰誰無母
 子今羣臣親老得歸養是年賜朝臣袍帶賜廉吏
 嵩縣劉典史布帛擇文儒性行清潔者充學官賜
 文武官朝服公服又賜冬衣

洪武癸亥十六年 賜六部尚書馬已已二十年 賜有司
 方面官馬諭兵部試尚書茹瑞曰布按二司官方
 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出入非所以示

民或假馬部民因被浸潤不能舉職甚乖治體其
 官為市馬司二十匹府半之州縣又半之馬一率
 十戶食之歲一更

宣德二年丁未 行在吏部言自永樂十九年辛丑迄今
 遣回庶官四千三百十九人居鄉往往不循分守
 構詞健訟持官府短長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
 用者以次叙銓否罷為民

成化中太監張敏卒姪太常寺丞苗傾費上獻
 侍郎 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執政不
 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竟得南京通

使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閭老之子若孫甫髫鬣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大抵多出於梁方之門弘治間馬端肅公文言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於今日請因災汰罷上從之

景泰三年御史練綱等言舉用方面事例有旨令禮部集議吏部不俟議定卽奏陞福建僉事李顯爲參政楊珏爲按察使蓋吏部恐議定莫遂其奸爾夫所舉縱皆得人亦得避嫌況楊珏見爲副使曹祥發其賍私且吏部推選多不公如向舉陝西按察使何自學不能檢身齊家爲家奴所殺山東按察使張清今爲尚書薛希璉所黜副使張哲未任爲都御史韓雍所黜戶部主事楊愈考平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府湖廣副使陳質九年例陞二級止陞參政一級僉事曾蒙簡未及一考以殺賊功陞一級越陞左參政三級臣等非不劾奏但給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觸其同類大臣者吏部尚

書懷情忌往往退其見任之職鉗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爲諱職風憲者以職自保寧負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今吏部復爾專權嚮爵肆行欺罔臣等如不復言 皇上深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臣等非不知觸犯權臣禍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係甚重豈可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廷請下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右侍郎兼少詹事項文曜于法司明正其罪文曜陰險奸邪群臣共知比之文淵情罪尤重難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

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行本殊於衆今亦爲文曜等所愚失於舉覺亦宜究問乞俯從臣言命吏部但遇三品以上大臣舉用方面等官每置二簿鈐印備書舉主與被陞者一封進司禮監便御覽一送翰林院備顧問俟一考政績卓異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贓舉主同罪 上曰御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言俱是但知人之難從古爲然已陞除者置不問 何文淵 項文曜等亦姑宥自今選官務洗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道毋得徇私四年以御史錢昕爲真定知府御史給

門曰午門曰端門曰承天門凡司二曰鐘鼓曰惜
 薪凡局六曰兵仗曰內織染曰針工曰巾帽曰司
 苑曰酒醋麵凡庫三曰內承運曰司鑰曰內府供
 應其正官監有太監門有門正皆正四品司有司
 正局庫有大使皆正五品洪武三十年丁丑增都知
 監銀作局 東宮六局曰典璽曰典藥曰典膳曰
 典服曰典兵曰典乘各正官局郎正五品王府承
 奉司典寶典膳典服三所各有正官正六品又有
 內使門正公主府中使司司正司副皆雜職
 正德十六年辛巳工部言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

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
 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今至七十二萬昔東
 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
 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唐太宗
 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二千人員外置千
 人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人衣紫
 千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
 官至黃門定元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
 至二百五十人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凡六
 十人今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成化末年宦者尚銘坐東廠陳準繼之甚簡靖令
刺事官校曰反逆妖言則緝餘有司存非汝輩事
也坐廠數月都城內外安之權豎以為失職百計
媒孽準自知不免一夕縊死準廣東順德人

林見素

俊

劾繼曉

妖僧

下詔獄

茂陵

憲宗

怒甚事凡

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

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

俊合謀誅我不然安知宮中事舉硯擲恩恩以首

承硯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

奴不能復事爺爺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

詔獄者曰若等諂梁方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

生乃徑歸臥稱中風不能起

上怒解命醫治疾

屢使勞問俊得不死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張敏

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黜持疏謁恩跪庭下恩徐曰

起起病足不能為禮問何為曰得旨馬坊傳奉不

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為我輩壞國外臣何能為

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指其

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

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

豕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

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故與瑾上

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改命單

昌傳旨恩曰外庭儻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余肅

敏執奏吾且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

外廷無人王端毅為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

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

於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者輒指內臣為刀鋸之

餘覃昌大怒恩曰吾儕本刑餘之人何怒為

正德庚午年逆瑾既縛治黨與長沙李東欲逮內

閣曹元太監張永曰老先生勿開此端當為日後

計元得削籍去正德辛巳新都楊廷因言官論旨

溪王瓊票擬下詔獄且將殺晉溪司禮曰萬歲今

纔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後事

不可料大禮議時永嘉張孚欲逮新都司禮亦不

肯

宣德六年辛亥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誅其黨

陳海等十人詔天下又諭都御史顧佐內臣出外

有犯令所在官司奏聞重治知而不奏罪同軍民

撥置害人罪罪死

宣德四年七月太監馬騏矯旨下內閣書勅付騏

復往交趾開辦金銀珠香時騏自交趾召還未久
內閣覆請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渠曩在交
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
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弘治十一年十月清寧宮災 詔行寬恤求直言
內閣上疏曰竊見頃年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
軍器庫火番經廠火乾清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
而清寧宮之災尤爲大異古先聖王遇災而懼避
殿減膳責已求言修政事明賞罰然後可以轉禍
爲福變災爲祥本朝 列聖具有故事今日急宜

舉行向來姦佞熒惑 聖聰妨蠹 聖政以致賄

賂公行刑賞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賦役繁興

科派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

脇制畏罪避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

嘆之聲仰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天道昭

明元惡李廣殄喪 聖心開悟洞察前非然餘慝未

除宿弊未革雖 聖仁廣大姑示含容而中外人

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愛復有此異伏願大開離

照獨運乾剛進賢黜姦明示賞罰當行之事斷在

不疑無更因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諭臣

工痛加修省廣求直言指陳時弊並垂採擇次第
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 上悉從之時太監李
廣死乞祠額不許廣黨周輔請令李東陽爲廣寺
碑文又不許言官劾文武大臣交結廣者請追究
簿籍 上因東宮午講過左春坊放班後召內閣
出袖中諸大臣辯疏問處分云何內閣請治其罪
上曰然但六部尚書五人被劾奈何對曰但查簿
籍治其有實蹟者 上曰本無簿籍究之恐濫及
耳對曰請付臣等擬上必不太濫 上曰此籍不
知有否姑宜已之內閣疏中所謂奸佞元惡皆指

廣也

正德元年

丙寅

十月劉瑾入司禮監矯詔殺太監王

岳徐智范亨罷戶部尚書韓文郎中李夢陽勒少

師劉健少傅謝遷致仕以吏書焦芳兼武英殿大

學士吏侍王鏊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

內閣兵書許進代芳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先是 上初卽位瑾等

以 東宮內侍導 上遊戲內閣上疏言 皇上

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遊戲漸廣長夏之

時遂停經筵并輒日講不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

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
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
可育於宮廷弓矢甲冑戰鬥不祥之象不可施于
禁籞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
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
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
莫救 宗社所繫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
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及 太
廟脊獸天壇樹木禁民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燬
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願 陛下惕然省悟報聞

復上疏曰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茲天變
民窮之時正宜恐懼修省怠荒若此禍亂將至又
報聞會太監王讚崔通去南京蘇杭織造乞長蘆
官鹽萬二千引戶部請予半 上不喜召見內閣
問狀內閣對曰宜如部議 上曰用不足奈何對
曰寧加銀數不可多鹽引 上詰其故對曰鹽引
有夾帶之弊引多則夾帶益多 上曰彼獨不畏
法乎對曰彼旣得旨沿途騷擾朝廷豈得聞知
上色變語益厲曰豈獨此數人壞事譬如十人豈
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特有潛健遷者

上入其言故云內閣退上疏自劾曰 先帝顧命
惓惓以 陛下爲託臣等誓以死報未敢求退近
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
疊異併在一時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
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
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
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于上而
不畏竊觀古今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政出多
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
獲已若竊祿苟容旣負 先帝又負 陛下伏念

罷黜不允又上疏曰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
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
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
等實共聞之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盡其
職近來數月往往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
徑行改易并上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數事皆不聽
言官亦會疏論內侍罪狀留中戶部尚書韓公文
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部郎中李夢陽說公大
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
言官入章交劾諸閣章下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

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卽是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公密叩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皆唯公退具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滯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有傷

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蘊醢何補於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朝顧命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乾剛絕私愛上告兩宮

下諭百僚將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諸闈大懼太監王岳者亦與永成等共事素剛厲頗惡其黨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闈窘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 王顧獨曰外廷議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 韓文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侍 王 鏊趨詣閣候洛陽語王 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

良是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眾懼莫敢出一語答榮 李面公 韓文曰此疏

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

天變日增文 韓等備負卿位靡所匡救 上始踐

昨遊晏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 上

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鏊前謂榮曰

設 上不處奈何榮曰我頸有裏鐵邪敢壞國事

是日諸闈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

肯下是夜瑾等遶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非

上恩奴儕且磔餒狗 上色動瑾又進曰害奴儕

者王岳 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
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外廷議狗馬鷹兔岳
嘗獻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益伏地痛哭
上怒夜收岳及亨智瑾又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
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 上
所欲爲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司禮監竄岳智
亨南京內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滅
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
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扈衛皆由左右誘引
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變昨

者府部科道等官合詞累奏皆謂瑾等狎昵淫巧
罪大惡極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淚交下
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 聖意乃
謂瑾等自幼服事不忍遽行斥逐夫人君之於小
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
去之若旣知而不治則小人狎玩愈肆姦邪正人
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爲必至於亂亡
而後已且邪正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
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盡懷
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

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 宗社所關誠非細故

上不允三臣各疏求去內批徼遷致仕東陽留用

東陽再乞退 上曰自陳休政臣下職也黜陟人

才朝廷公論卿毋再辭韓文李夢皆致仕言官劉

蒞戴銑等俱下詔獄錦衣鎮撫牟斌杖闕下奪職

王岳范亨徐智為瑾所殺死於道路

正德二年丁卯逆瑾矯勅戒諭百官勒罷公卿臺諫

數十人又指內外忠賢為奸黨矯旨榜朝堂畧曰

奸臣王岳范亨徐智交通內閣劉健謝遷尚書韓

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

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

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紳任惠李光翰戴銑徐

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

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

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臣

趙佑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玉玄云遂

停日講而尚寶司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瑋荷

校兩長安門及張家灣謫戍邊

康陵武宗時司禮璫王岳范亨忠義果直為逆瑾所

忌亨以正德元年十一月二日克南京淨軍瑾黨

長隨王成等追至臨清小沙灘縊殺之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詔旨贈官祭葬亨兄璋授世錦衣百戶

正德庚午年五逆瑾既縛有 旨降南京奉御長沙

李東陽謂諸大璫曰如此彼若復用肆毒當益甚奈

何太監張永曰有我輩在無慮已而瑾上自帖言

奴縛時封奴帑奴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

體 康陵武宗見瑾帖憐之令與瑾故衣百件永等

始懼謀之長沙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阿附瑾文

武大臣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

我輩莫敢言況爾兩班官今罪止瑾一人可領此

疏去易疏急進勿動搖人比疏入坐瑾奸黨律永

輩又不欲止罪內臣一人乃連及文臣張綵吏部尚書

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獄詞具上綵疏稱冤盡發

長沙阿依瑾事長沙大怒又與永輩謀不重法誅

鋤此輩後受其亂乃改謀反律然亦不盡本律

楊文襄公清一與太監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

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

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

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 上一日不見渠

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公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卽退瑾殺奴餵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頃

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

正德十四年二月乙酉司禮蕭敬傳旨上自稱

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幸南

北直隸泰安神州丙戌又傳旨南巡武選郎中黃

鞏車駕負外郎陸震上疏極言江彬席寵擅權迷

朝誤國乞誅彬罷巡幸上怒上初議以三月壬

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泝

江浮漢登武當人情洵懼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

諫是月巳酉翰林修撰舒芬等亦疏諫各部及行

人司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
惡於上衆退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
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
等刑部陸俸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
行人司余廷瓚等俱連疏人又有醫士徐鏊獨疏
以醫諫 上遂大怒不果出癸丑鞏震良勝潮九
川鏊下錦衣獄芬衍慶俸龍鳳等百七人跪午門
外五日甲寅廷瓚等下獄明日同鞏等六人亦跪
午門外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
寺周叙等十人連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械繫跪五
日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效駕出必
不利肉袒囊土手持刀欲自刎死上疏諫數日天
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
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
不受疏又有貢諛叅劾屬吏妄言者 上怒遂不
可解戊午水溢內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斬
折是日繫芬等一百七人午門外撻三十疏首調
外任餘奪俸半年四月己卯繫鞏等六人午門撻
五十鏊戍邊

功封

吳元年始封宣信鄂三國公
洪武三年庚戌冬大封功臣封公二人侯二十八人
是年又封伯二人侯一人
四年又封侯一人十年進封公一人侯一人
十二年又封侯十二人十九年論雲南功進封公一人
侯四人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建文四年壬午九月長陵封公二人侯伯各十三人加祿一人贈公二人侯二人已而又封侯三人伯六人徐增壽先贈武陽侯永樂二年甲午贈定國公詳見異姓諸侯傳

洪武六年癸丑武官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八人九年丙辰

擇功臣子耿獻等一百四人為散騎舍人十一年

戊午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十四年辛酉令公侯

武臣皆遣子弟入國子學受業二十一年戊辰頒武

臣大誥又頒八條勅諭武臣又頒武臣訓戒錄又

賜武臣保身勅二十二年己巳禁武臣預民事二十

三年庚午賜公侯伯屯戍百戶二十六年癸酉頒稽制

錄於諸功臣二十九年丙子大賚致仕武臣各陞一

級銓於其肅大同北平大寧遼東諸衛所凡千五

百人

公侯伯爵凡三等以封功臣皆有流有世並給鐵

券高廣凡五等號凡三等佐 高皇定天下曰開國輔運云云佐 成祖曰奉天靖難云云餘曰奉天翊運云云其武臣也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臣歲祿視功有差多不過五千石已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進爵加祿其才而賢也克團營三營提督總兵坐營官五府掌印僉書留都守備出克總兵官鎮守否食其祿其襲替徵券誥論功過覈適孽幼而嗣者學於國子監有過革冠服平巾學於國子監坐罪奪祿重奪爵

開國功臣封公侯世襲者券云謀逆不宥其餘若

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若封公侯而子孫世

襲指揮使者則云其餘死罪免二次

開國功臣續封常懷遠李臨淮鄧定遠湯靈璧劉誠意五姓

嘉靖中續封甚愜人情但李太師善長之後不沾一

命尚為缺典

嘉靖己丑八年夏勲臣六十五人公六人侯二十二

人伯三十七人開國者三人徐沐郭而巳南京魏公

滇南黔公暨武定侯也餘皆靖難征虜平蠻捕倭

討賊擒叛之功而外戚恩澤封者乃十有六人文

臣封爵如李善長韓國公汪廣洋忠勤伯劉伯温

誠意 如瑞忠誠伯徐有貞武功伯楊善興濟伯
王越 寧伯王守仁新建伯或沒世而革或再傳
而罷其者戮及其身惟王驥以麓川功子孫尚襲
靖遠伯劉瑜近得嗣誠意伯

洪武中中山王

徐達

初封東甌王

湯和

進封皆信國公

忠勤伯二人洪武汪廣洋洪熙李賢新建伯二人

宣德李玉嘉靖王陽明外戚安平伯三人景泰母

家吳安

孀烈皇后父方銳永樂功臣李遠封安

平侯子安嗣安平伯

永樂元年

癸未

冬定軍功襲替例自後洪武永樂宣

德年軍職絕不論堂兄弟姪並襲成化十七年以
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職絕非立功人子孫不得
襲弘治十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
沿襲正德十四年兵部尚書王瓊又請堂兄弟姪
並得襲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瓊議非是復不
許襲會兵部大羣失職者流言得復襲嘉靖十年
兵部尚書王憲曰不可稍酌議立功人絕同時親
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
沿人自立有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
堂兄弟姪等及沿襲後別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

孫革職者俱收總旗
兩初湖廣有所謂靈通侯者鄱陽之役有所謂捨
命王者二人竟莫可考

太宰

詹同詹徽父子吏部尚書本黃岡人寓徽州同有
文行徽歷官監察御史僉都左都御史洪武十九
年上以徽奉職公勒復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
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紱爲尚
寶司丞二十四年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
乞守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

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
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
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擢寧海儒學訓
導閣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
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
資宜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
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二十五年太
子太保支兼俸二十六年詔免天下耆民來朝先
是詔天下民年五十以上者朝京師訪民疾苦有
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則宴賚而遣之

自是來者日衆 上諭徽曰朕念來朝耆民其中
亦有年高者跋涉道塗勞苦可遣人馳傳於所在
止之大誥中稱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偽二十六年
坐藍玉黨死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

永樂癸未元至天順丁丑元五十五年吏部尚書

蹇義郭維王直三公何文淵王九臯佐泰和也天

順丁丑至弘治乙丑四十九年凡十一人而耿文

恪裕再入吏部正德丙寅元至嘉靖丁未二十四

十二年凡二十二人羅欽楊日李承三公未任王

瓊進許進二公再入永樂至弘治以前冢宰無坐罪

者正德以後張綵伏誅陸完王瓊謫戍喬宇熊庚

唐龍削籍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綵坐劉瑾黨死陸完坐宸

濠寧人廣黨王晉溪瓊坐奸黨亂政皆論死減謫戍

石文隱公璠代晉溪有匿名書帖吏部門云莫做

莫做莫賀莫賀十五年間一連三箇

嘉靖辛亥二十三月吏書夏邦謨去吏部會推都

御史屠僑南吏書屠楷吏侍郎李默 上簡用李

議者皆言冢宰必歷任正卿資久望深方得轉授

亦聞侍郎即正位冢宰者籍籍問余余應曰李騰

簡命固 聖明特達之知然於先朝實為故事洪
武壬午 成祖即位初也蹇忠定公義以吏侍陞

尚書秉銓二十七年輟部事留京師備顧問郭公
璉以吏侍代蹇凡十五年至正統壬戌七年致仕而

王文端公且以禮侍代郭凡十四年天順丁丑元年
致仕是時 上能推誠下無逸口蓋五十六年間

吏部三尚書耳今自弘治丙辰九年至嘉靖辛亥二十三年
亦五十六年凡易二十八人而晉溪王璠皆未任

詩進皆再任整菴羅欽吳菴楊晉叔皆未任
銓揆數易如此他可知矣成化癸巳九年尹恭簡公

是亦以吏侍為尚書代姚文敏公夔歷十三年致
仕惟崔莊敏公恭吏侍為尚書代李襄敏公秉未

逾年去此五公皆能稱其職當時未聞有超資之
議逆瑾時焦芳張綵以吏侍相繼為尚書清議恥

之即使二人不由侍郎為尚書亦豈得為善類乎
昔傳說起版築為冢宰而甘盤舊學不以為嫌此

何足異顧稱弗稱耳

閣臣

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
際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

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
台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勅五日
冊文六曰諭七日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日檄皆審
制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
奏啟三日表箋四曰講章五日書狀六曰文冊七
曰揭帖八曰會議九曰露布十日譯皆審署而調
劑焉平允乃行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叙其
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
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
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讐校皆課而察之凡

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
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
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
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房書
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
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誥勅房書
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
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
罰蓋罷中書丞相此直文淵閣者卽虞揆殷衡周
準之職也治亂安危恒係於斯可不慎哉可不慎

哉

王府九卿分理庶務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啟

右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 成祖靖

難後召解公縉黃公淮文簡胡公廣文穆楊公榮文東陽

芻公士奇文西楊金公幼孜文靖胡公儼入直文淵閣

時洪武壬午寔建文四年也自後楊公溥文南陽張

公業陳公山陳公循曹公鸞文忠馬公愉文襄苗公衷

文康高公穀文毅張公益文僖彭公時文憲商公輅文毅江公

淵王公一寧文通蕭公鎡王公文文毅徐公有貞許公

彬文襄薛公瑄文清李公賢文達呂公原文懿岳公正文肅陳

公文文莊劉公定之文安劉公珙文和劉公吉文穆彭公華

文思尹公直文和徐公溥文靖劉公健文靖丘公濬文莊李公

東陽文正謝公遷文正焦芳王公鏊文恪楊公廷和劉宇

曹元劉公忠文肅梁公儲文康費公宏文憲靳公貴文僖楊

公一清文襄蔣公冕文定毛公紀文簡蓋自壬午至正德

辛巳凡百二十年五十一人內有再入三人閣惟

西楊文士奇起布衣歷四朝四十一年

洪武十一年文戊午禁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

又明年文十三年殺右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

洪武三十五年文建文四年文皇卽位開內閣召七

臣入預機務各直文淵閣蓋自壬午至嘉靖百六十年間凡六十八人直隸十人南直隸八人浙江八人江西十六人河南七人山東四人福建二人湖廣四人四川四人山西一人廣東三人廣西一人

入內閣為輔臣預機務特避丞相名耳實始於建

文四年壬午長陵成祖即位之初閣中有文淵閣印

印文玉箸篆惟封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

諸司下諸司以翰林院印凡入內閣云直文淵閣

即官至三殿二閣二坊大學士無入內閣旨不得

與機務也雖編修贊善等官有入內閣旨亦得預

機務矣文淵閣在禁中徐武功貞署銜自稱掌文

淵閣事可乎

先朝用人惟賢惟材雖內閣輔臣不專翰林初開

成祖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楊士奇中書舍人黃給

事中金幼孜知縣胡儼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又翰林待詔解

縉翰林修撰胡廣編修楊榮共七人此後如文達李賢起吏部主事文

清瑄起御史功業道德有過二公者乎近日但有

改入翰林及宮寮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

行出羣之士亦深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

口耳且往時忌人官祿至於死後定謚尚有公論
今亦大異于昔矣

嘉靖己酉二十八年應天試錄策言初開內閣所用七

人者皆修撰編修檢討等官然不言當時七人者

惟文穆胡廣修撰文敏楊榮編修耳大紳解縉起謫胥爲

待詔文簡黃淮中書舍人文貞楊士奇齊王府審理副

陞編修文靖金幼孜給事中若思胡儼桐城知縣陞檢

討非由翰林者亦入內閣也

永樂中解公縉胡公澐出內閣爲廣西叅議解國

子祭酒胡宣德四年己酉禮書華蓋殿大學士張瑛

戶書謹身殿大學士陳山以干請謫

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小內使書景泰七年丙子江

淵亦自內閣出爲工部尚書代石璞

永樂初內閣儒臣考滿陞任不必在內閣如胡若

思儼出爲祭酒以故永樂五年丁亥十一月長陵

諭蹇太宰義忠定曰胡廣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

改外任

或曰今內閣一人兼四官非禮此不然顧其人稱

否耳唐虞三代盛時大禹嗣崇伯爲司空加百揆

三官也其帥師征苗又兼士師蠻夷猾夏之職伊

尹為冢宰領阿衡又兼師保太甲稱為師保高宗稱為阿衡意當時亦有封爵非四官乎周公以魯侯代太公為太師兼冢宰領東伯召公以北燕伯入為太保代周公為冢宰領西伯司馬畢公以列侯代周公為太師領東伯皆四官也景泰時陳芳洲循一人領五官矣

初設內閣楊文貞公奇士歷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後加至少師止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三官蹇忠定公義以少師兼吏部尚書掌部事不欲文貞班在忠定上以存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之職陳芳

洲循雖五官亦止戶部尚書此後惟李文達公賢

以吏部侍郎後領吏部尚書而彭文憲時商文毅

輅萬安相繼領吏部尚書自後遂為首相故事正

德嘉靖間遂有一內閣皆領吏部尚書者

景泰四年癸酉九月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陳詢

為國子祭酒時祭酒王恂卒監丞安貴言太子少

師侍郎學士蕭鎡任祭酒諸生悅服乞照胡儼若

例不妨內閣職務時來提督儀刑後學上不許

以詢代恂永樂中儼寔出為祭酒不復入內閣也

江西入內閣者自解大紳縉胡文穆廣更楊文貞

士金文靖幼胡若思儼陳德遵山彭文憲時蕭孟

勤鐵陳莊靖文劉文安定彭文思華尹文和直費

文憲宏桂文襄夢近日貴溪夏分宜嚴凡十六人

浙人入內閣者今七人黃文簡淮王文通一呂文

懿原商文毅輅謝文正遷張文忠字李南渠本文

毅相業不在文貞楊文達李之下文貞始嫌於

君臣文達終嫌於父子文毅當易儲之際立見濟

微言諷止而位在第六以故丁丑天之難僅削

籍歸田憲固知之竟復召用俞綱入閣甫

十餘日仍理部事

嘉靖壬寅二十七月朔日食逐貴溪夏去時諸

翟鑿一人在內閣中秋分宜嚴入內閣甲辰二十諸

城以二子舉進士為言官所劾父子並削籍數月

後靈寶許太宰讚石首張宗伯辟二人同入內閣

丙午許乞致閑住去張病卒是冬復召貴溪夏貴

溪至而壽寧侯張延齡死於西市戊申冬貴溪亦

如之

太宰靈寶許入內閣南昌熊代之因論箕仙不經

不足崇信忤上意削籍蘭溪唐人吏部病乞致

仕忤上意削籍卒於張家灣道中都御史周白

仕忤上意削籍卒於張家灣道中都御史周白

仕忤上意削籍卒於張家灣道中都御史周白

川用代之病卒司寇聞石塘淵代之南昌首論
大禮始終不附張敬桂萼朴忠自許有大臣風節
數年間善類皆思靈寶南昌

我朝內閣以私喜進用人者有之未嘗有以私怒

殺人者萬安文焦芳劉宇曹元亦未嘗至此

景泰元年庚九月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名內

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恩典

詔恩各從其類上 慈闈徽號則有封贈父母恩

立 東宮則有廢子入監恩災異修省則有蠲逋

減刑恩 登極則大赦矣立 中宮及 東宮出

閣皆無恩例若建大工平大賊誅大奸亦有詔皆

以類行惟蠲逋減刑每詔有之 九廟災時議下

詔寬卹至有欲褒親廢子者謬矣

洪武至宣德六十八年間登極立 中宮 東宮

及上 慈闈尊號徽號詔皆無文武官封贈廢子

試署實授恩例 英宗登極詔宣德十年乙卯始令署都

督僉事事都指揮署都指揮僉事事指揮實授

景皇登極詔正統十四年巳巳始令在京文官及在外方

面官一考無賊犯者照洪熙宣德年例與誥勅景

泰三年壬申立懷獻太子見詔始令署郎中員外郎

主事試中書實授又與土木死事諸臣誥勅封贈

廕子入監不願入監者聽天順復辟詔丁丑始令內

外文武署職試職因功陞授者與實授天順八年

中平兩宮徽號詔始封兩京文武七品以上官父

母署職試職實授成化二十三年丁未上慈闈尊

號詔兩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先封父母三品以

上與詔命 泰陵登極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詔内外文官署

職試職實授内外武官天順八年正月以前功陞

試職署職遇例實授該世襲者子孫仍襲其未實

授及以後功陞試職署職實授弘治五年壬子立

東宮詔文武官試職署職年半以上者實授不及

年半者扣至實授弘治十一年戊午清寧宮災詔兩

京文官署職試職理刑者實授歷任未及一考者

與誥勅其誥勅准給未領因事降調非貪淫酷刑

者仍給與弘治十八年乙丑上兩宮尊號詔文武

官署職試職實授兩京七品以上文官未及一考

與誥勅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 今上世宗登

極詔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因諫止巡遊跪

門責打降級改除為民充軍者該部具奏起取復

職酌量陞用打死者追贈諭祭仍廕子入監讀書

充軍故絕者一體追贈諭祭優養親屬嘉靖元年

壬午尊號詔兩京文官未一考者與誥勅父母已封

者服色許與子同誥勅准給未領因事降調非貪

淫酷刑者仍給與嘉靖九年庚寅大報禮成詔兩京

文官未及一考無過者給與誥勅嘉靖十九年庚子

皇子生詔始令兩京三品以上文官例該廕子未

及一考者廕子入監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

七品以上歷任三年無過者與誥勅文官五品以

上武官四品以上署職試職者并試職御史實授

仍與誥勅十五年丙申立東宮詔兩京三品上文

官廕子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官

歷任三年無過者與誥勂兩京文武官署職試職

實授仍與誥勂十七年戊戌郊廟大禮成詔兩京文

職并在外五品以上方面右司四品官未及一考

者與誥勂兩京文武官并新舊武舉官署職試職

實授仍與誥勂十八年己亥立東宮兩京文職三

品上官與誥勂廕子二十四年乙巳宗廟成詔兩

京文官未及一考與誥勂署職試職實授仍與誥

勂愿馳封者聽

永樂十八年庚子論營建北京功陞營繕郎中蔡信

爲工部右侍郎所副七人爲所正丞六人爲所副

匠二十三人爲所丞賜督工羣臣及兵民夫匠鈔

椒蘇木有差正統年間六年辛酉十月營建三殿兩宮包

砌京城及修造各衙門陞除匠官不過五六人

祖訓內府禁密不許蓋造離宮別殿正德間左右

近侍獻諂希恩內起新宅佛寺神廟總督府神武

營香房酒店外起鎮國府總督府老兒院玄明宮

教坊司新宅石經山祠廟店房嘉靖改元詔令在

內內官監工部錦衣衛科道官在外撫按查勘拆

毀改正或存留別用變賣還官官匠因是陞官查
革

景泰四年六月戶部尚書金濂上京官折俸銀除

公侯駙馬伯武臣每季十二萬四千三百十二兩

奇文臣三千五百八十九兩奇

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群王二百十五位將軍中

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

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

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

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

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

省缺俸廩今宗室王二等親王將軍三等鎮國輔國奉國

中尉三等鎮國輔國奉國王君五等郡王縣王郡君縣君鄉君及疏庶

人罪庶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投占

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

無經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哉

景泰四年刑科給事中曹凱言比者戶部請聽軍

民官吏輸豆如輸豆四十石以上授指揮歷俸十

六七年償彼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襲以生民脂

膏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有功者必曰吾累世

之軀獲此官彼輸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

於菽粟其誰不解體起端雖微弊流甚大乞勅輸

粟豆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賊罪如文

職止許原籍衙門帶俸終身 上曰凱言有理已

授職者仍舊管事承襲今後悉如凱言

嘉靖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

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

百六十八萬石

天順五年夏季軍官俸折色銀一十四萬至嘉靖

七年冬每月米二十四萬七千石有零矣李文達

公賢常言於 裕陵英宗曰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至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宣德七年子大學士張瑛乞增南北兩京七品以下官俸正統元年丙辰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省遂為例近小官多不能

贍如廣西道御史劉準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貸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謨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乞下廷議增俸

洪武十一年戊午封 周王於河南開封一郡惟一

王府今則郡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而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俸所以

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霍韜奏云

沿革

我朝之有內閣輔臣自解大紳縉始也輔臣之繫

詔獄也亦自解始也其有謹身殿大學士也自東

楊榮始也輔臣之歷官至一品也自西楊士始也

官至一品入內閣也自王毅愍文始也一人領四

官也亦自王始也其論死西市也亦自王始也輔

臣如東西楊皆領三官陳芳州循高文義毅領五

官矣然皆領戶工尚書其領吏部尚書亦自王始

也西楊貞兵部東陽榮工部終其身也自王以後

吏部矣輔臣之有少師自西楊始也西楊卒而

少師虛位者四十餘年萬安文亦登少師博野劉

繼之自後洛陽劉長沙李新都楊順德梁丹

徒靳鉛山費永嘉張貴溪夏分宜嚴皆少師矣

吏部尚書之領太子太保也自詹徽始也詹坐藍

黨死其登少師也自蹇忠定義始也文端王直端

肅馬恭襄王皆少師也漕運之有都御史也自

王莊毅竑始也兩廣之有總督文臣也自忠肅王

始也鄖陽之有撫治也自原傑始也江南之有巡

撫也自周文襄忱始也汀漳撫臣之得提督軍務

也自王陽明守始也參政之贊理軍務也自葉文莊成始也治河之有大臣自宋司空禮始也陝西之有鎮守憲臣也自王毅愍文陳僖敏鑑始也二公在內臺歲更出鎮也巡撫之必兼憲職也自耿清惠九始也

北邊有戎警則設總制大臣或都御史或尚書侍郎兼憲職自巡撫以下皆稟受節度東路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一員蓋黃河自金城出中國經戎地東行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曲延綏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警

則宣大遊兵駐河東濱東路有警則延寧遊兵駐河西濱戎入套則西路之警出套則東路之警西路總制治固原在延慶涼洮之中東路則往來於宣大嘉靖中改總制為總督

景泰時南方葉守鄧茂之變文臣總理軍務皆稱鎮守浙江兵部尚書孫原貞福建刑部尚書薛希璉

南京設叅贊機務自戶部尚書黃忠宣公福始實

宣德乙卯十一年也英宗初即位也宗而黃公兼掌兵部事正

統五年庚申代黃公者兵部侍郎徐琦十四年巳琦

陞尚書景泰元年庚午止掌部事靖遠伯王代琦總

督機務成化間崔莊敏公恭以南吏書王端毅公

恕以南右都御史參贊機務恐亦未然又云始於

正統辛酉亦非蓋正統辛酉六年十一月始定名南京

也

南都之有參贊機務也自黃忠宣公福始也黃公

宣德十年六月初至南都為戶部尚書尋兼掌兵部正統

五年正月裕陵英宗即位初始有參贊機務蓋長

陵成祖崩後仍稱北京為行在則南都為京師故稱

機務正統六年辛酉定都北京去行在則當改為參

贊留務矣往時參贊不專兵部近時王端毅公恕

以留臺參贊機務後陞南京兵部尚書又參贊先

是靖遠伯王忠毅公驥兼南京兵部尚書稱總督

機務正德末新建伯王陽明亦兼南兵書乃止稱

參贊

參贊軍務者始於洪熙元年以武臣疎於文墨選

方面部屬官於各總兵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於

是有參贊參謀軍務總督邊儲景泰中大同參政

丹陽沈固宣府參政崑山劉璉山東參議會稽周

頤廣西副使劉紹如劉清輩又以郎中給事中稱

叅贊軍務也

巡撫之名寔始於洪武辛未二十是年勅遣 皇

太子懿巡撫陝西也將都建文中遣侍郎夏忠靖

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永樂辛丑十

年遣尚書蹇忠定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宣德

庚戌五遣侍郎于肅愍謙周文襄忱等六人出巡

撫也建文永樂巡行大臣並以給事中佐之

符信

朱字傳帖者奉天門朝罷 駕興司禮巨璫持下

丹陛呼該衙門官與之次日早朝該衙門官具奏

本 御前奏云傳奉事理補奏本鴻臚寺官接遞

司禮小璫進覽

墨字傳帖則出自順門付該衙門奏行不復面繳

若事未穩便須執奏者固不問朱墨也

洪武十九年丙寅大誥三編俱成二十八年乙亥始令

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蓋因大誥初序未有云一

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

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故也然至今但有

減等而無加等

永樂中 獻陵仁宗監國南京 長陵成祖時時北征

有所宣制 天子用廣運之寶曰勅 皇太子用
皇太子寶曰諭選武官選簿 御前亦用廣運寶
東宮用功懋之記

諸司印九疊篆御史印八疊文淵閣印玉箸將軍
掛印柳葉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
方請給新印余爲主事白郎中總兵印文柳葉篆
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
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偽不可辨誤事非小往
年胡忠安公淡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

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況邊鎮兵權又反側不
靖時乎郎中不以爲然

鄭端簡公今言類編

四

